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九十三

宋

理宗皇帝

辛亥 淳祐十一年。蒙古憲宗元年夏六月。蒙古主莽賚扣立。

是爲憲宗。

初定宗殂久未立君中外洶洶至是諸王

穆托。舊作木哥。

大

將烏特哩哈達

蘇布特之子。舊作兀良合台。今並改。

等議所立時定宗后

所遣使在坐曰昔太宗命以皇孫錫哩瑪勒爲嗣諸王

百官皆與聞之今錫哩瑪勒故在而議他屬將寘之何

地邪烏特哩哈達等不聽其推莽賚扣卽位于奎騰敖

拉

舊作闢帖兀阿蘭今改。

之地追尊考圖類爲帝

廟號睿宗。

錫哩瑪勒

及諸弟心不平莽賚扣因察諸王有異同者並羈縻之。

取主謀者誅之。遂頒便宜事于國中。罷不急之役。凡諸

王大臣濫發牌印詔旨宣命。盡收之。政始歸一。

秋七月。蒙古主命其弟呼必賚總治漠南。開府金蓮川。在宣化府赤城縣獨石口北。方輿紀要。金世宗納涼之地。產黃花。狀若芙蓉。渠而小。川故以名。

詔凡軍民在漠南者。聽呼必賚總之。遂開府于金蓮川。

時姚樞隱居蘇門。呼必賚遣趙璧字寶仁。雲中懷仁人。召之。樞至。乃爲書數千言上之。首陳帝王之道。

大喜。待以客禮。樞乃爲書數千言上之。首陳帝王之道。與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爲八目。曰修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救時之弊。爲條三十。呼必賚奇其才。動必召問。樞因言于呼必賚曰。今土地人民財賦皆在漢地。王若盡有之。則天子何爲。後必有間之。

者矣。不若惟持兵權。凡事付之有司。則勢順理安。呼必

賚從之。元世祖  
事始此。

蒙古遣察罕等將兵分道侵淮蜀。

冬十一月鄭清之卒。

清之黃綠櫛相狼狽爲奸  
實已終身之玷雖端平初

正人或由引用特藉以釋

眾憾而謝譏評非真薦賢  
爲國也史稱其不好立異  
若有怨詞而不知其尖足  
在前不復攀復彌遠相抗  
則始終一終一竑流之流

清之以老病固求解政遂以太傅充醴泉觀使奉朝請  
越六日而卒。清之不好立異。自與史彌遠議廢立。得至  
宰輔。然端平之初。召用正人。清之之力也。  
其再相。則年齒衰暮。政歸妻子。閑廢之人。或因緣以貽進。爲世所少。

以謝方叔

字德方。威州人。

爲左丞相。吳潛爲右丞相。並兼樞密使。

時二揆虛席嵩之貨遊士上書薦己。喧傳麻制已下。眾

豈特晚節疏節。魏兵敗禍。貽清當世已甚。

悟。召學士改相二人。

蒙古呼必賚置經略司于汴分兵屯田

自庫騰取漢上諸郡。因留軍戍境上。繼而襄樊壽泗復降。而壽泗之民盡爲軍官分有。由是降附路絕。雖歲侵淮蜀。軍將唯利剽殺。城無居民。野皆榛莽。至是呼必賚從姚樞之請。置經略司于汴。以莽噶舊作忙哥。今改。史天澤。楊惟中。趙璧爲使。俾屯田唐鄧等州。授之兵牛。敵至則戰。退則耕田。西起襄鄧。東連清口。注見前。桃源本桃園鎮。元屬襄陽府。後譌爲縣。列障守之。

蒙古號西域僧納摩。

舊作那。今改。爲國師。

納摩。西域竺乾國人。與兄鄂托齊。舊作斡脫。亦。今改。俱學浮屠。定宗嘗命鄂托齊佩金符。奉使省民瘼。至是蒙古主復

尊禮納摩。令總天下。釋教。鄂托齊亦貴用事。

王十二年春二月乙卯朔日食。

蒙古主莽賚扣徙諸王子邊。殺定宗后烏拉海額錫、竄錫哩瑪勒于摩多齊。地名。方輿紀要。在利林西北。舊作沒脫赤。今改。

蒙古主莽賚扣以諸王嘗欲立錫哩瑪勒。乃徙太宗后克勒奇庫塔納。舊作乞里吉。忽帖尼今改。于奎騰傲拉之西。分遷諸王子各邊。以太宗后妃家貲分賜諸王。定宗后及錫哩

瑪勒母以厭禳。並賜死。禁錮錫哩瑪勒于摩多齊之地。

夏六月閩浙大水。

嚴衢婺信台處建劍邵同日大水冒城郭漂室廬。人民死者以萬數。詔遣使分行賑卹之。徐清叟言。漢時關中

大水翼奉以爲后親舅之故今宜少抑宦官戚畹以回天意。

蒙古分漢地封宗屬。

蒙古主以中州封同姓。命弟呼必賚于汴京關中。自擇其一。姚樞曰。南京河徙無常。土薄水淺。瀉鹵生之。不若關中。呼必賚遂請于蒙古主。蒙古主曰。關中戶寡。河南懷孟。地狹民夥。可取自益。由是盡有關中河南之地。呼必賚遂分遣使戍興元諸州。又奏割河東解州鹽池。以供軍。立從宜府于京兆。屯田鳳翔。募民受鹽入粟。轉漕嘉陵。

秋八月。蒙古使呼必賚將兵擊大理。

宋史于余玠怒忽貶迄

無定論夫余玠帥蜀時懼

其狃于小捷而驕尤失之  
淺率然其出兵不意則未  
可盡非雖興元遇敵無功

亦未嘗有所挫失若蒙古  
之侵掠蜀地自庫牆之陷

成都已然不獨此時也乃  
以嘉定被攻歸咎余玠不  
過當時庸懦畏兵之流妄  
騰口說豈得爲確論哉

冬十月蒙古兵入嘉定府。

蒙古汪德臣將兵掠成都薄嘉定四川大震守將俞興  
元用等夜開閘力戰始解去議者謂余玠出師之誤有  
以召之。

十一月詔求直言。

時臨安火三日乃熄詔求直言帝又諭輔臣曰近來早  
朝多奏臣下辭免等細事而事體大者乃從繳進甚非  
臨朝聽政之意自今宜就早朝面奏。

癸丑

寶祐元年春正月詔以與芮子祺爲皇子封永嘉郡王

帝在位歲久無子羣臣屢以爲言至是下詔以母弟嗣  
榮王與芮子孜爲皇子賜名祺封永嘉郡王明年進封

忠王。

二月己酉朔日食。

蒙古城利州。

蒙古汪德臣先城沔州。至是又城利州。且耕且守。蜀土不可復矣。

夏五月召余玠還。六月以余晦爲四川宣諭使。

初利州都統王夔素殘悍號王夜叉。恃功驕恣桀驁不受節度。所至劫掠蜀人苦之。玠至嘉定。夔帥所部兵迎謁。班聲如雷。江水爲沸。旗幟精明。舟中皆戰掉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命吏班賞。夔退謂人曰。儒者中乃有此人。

玠久欲誅夔。獨患其握重兵居外。謀于親將楊成。成曰。

今縱弗誅養成其勢後一舉足西蜀危矣玠意遂決夜  
召夔計事潛以成代領其眾夔纔離營而新將已單騎  
入矣夔至玠斬之會戎州帥欲舉統制姚世安爲代玠  
素欲革軍中舉代之弊以三千騎至雲頂山下在潼川  
縣南迤邐層巒有若雲艦遣都統金某往代世安世安閉關不納而  
世安素結丞相謝方叔子姪至是求援于方叔方叔遂  
倡言玠失戎利心帝惑之世安乃與玠抗玠鬱鬱不樂  
玠專制西蜀凡有奏疏詞氣不謹帝不能平會徐清叟  
入對語及玠因言玠不知事君之禮陛下何不出其不  
意而召之帝不答清叟曰陛下豈以玠握大權召之或  
不至邪臣度玠失士心必不敢帝然之乃以資政殿

府三臺

學士召而以知鄂州余晦爲宣諭使尋授制置使。

秋七月資政殿學士余玠暴卒。

玠之治蜀也任都統張實治軍旅安撫王惟忠字有曾  
鄆人

治財賦監簿朱文炳接賓客皆有常度自寶慶以來蜀閭未有及之者然久假便宜之權不顧嫌疑昧于勇退遂來讒賊之口又置機捕官雖足以廉得事情然寄耳

目于羣小故人多懷疑懼至是聞召不自安一夕暴疾

卒或謂仰藥死蜀人莫不悲之明年侍御史吳燧等劾

錄玠家財以犒師賑邊其子如孫訖錢三千萬徵之累年始足

冬十一月蒙古呼必賚滅大理遂入吐蕃降之。

呼必賚以烏特哩哈達總諸軍事分三道進自臨洮今

昌府洮州衛。金元時屬臨洮府。蓋由此取道自洮岷而松潘以達雲南也。經行山谷二千餘

里至金沙江。

即古麗水以產金沙故名。源山西番流逕雲南麗江諸府境下流至四川馬湖入大

江乘革囊及柂以濟摩莎蠻主。

今麗江府唐宋時爲摩莎蠻地。迎降進

薄大理城大破其兵虜其王段智興。

段氏自石晉天福初建國曰大理。至

宋熙寧中段氏絕高氏代之。元符初段氏復興號大理國。至是始亡。

分兵取附都鄯善

當作

鄯闡演記蒙氏名都曰苴咩別都曰鄯闡苴咩今大理府鄯闡今雲南府也。

烏爨

注詳

等部

進入吐蕃其酋蘇固圖

舊作唆火脫今改。

懼而出降兵威所加

鮮不款附呼必賚遂班師留烏特哩哈達攻諸夷之未

附者。

寅甲

二年春正月蒙古呼必賚以姚樞爲京兆勸農使。

樞從呼必賚征大理常遇夜宴陳宋太祖遣曹彬取南

唐不殺一人。市不易肆。事明日呼必賚據鞏。呼曰汝昨夕言曹彬不殺事。吾能爲之。吾能爲之。及師至大理。呼必賚命樞裂帛爲旗。書止殺之令。分號街陌。由是民得相完。呼必賚旣還京兆。以樞爲勸農使。教民耕植。

二月余晦遣兵城紫金山

在滻川府鹽亭縣北

蒙古襲取之。

紫金山蜀之要地。余晦遣都統甘閨以兵數萬城之。蒙古汪德臣選精卒銜枚夜進。大破之。閨僅以身免。城遂爲蒙古所據。

夏六月加賈似道同知樞密院事。

召余晦還閩。月以李曾伯爲四川宣撫使置司夔州。

初。晦帥蜀制下。徐清叟奏曰。朝廷命令。不甚行于西蜀。

者十有二年。今者天斃余玠。乃陛下大有爲之機也。今以素無行檢。輕儇浮薄。不堪任重。如余晦者。當之臣恐五十四州。軍民不特望而輕鄙之。蒙古聞之。亦且竊笑。曰國之無人矣。乞收回所除內批。帝不聽。及晦在蜀屢敗。邊事日急。帝乃召晦還。而以李曾伯代晦。

秋九月。殺利州西路安撫使王惟忠。

惟忠以余晦鎮蜀心輕之。呼其小字。曰余再五來也。晦怒。誣奏惟忠潛通北國。詔下大理獄。勘官陳大方。鍛成其事。遂斬于市。血上流。而色不變。且謂大方曰。吾死訴于天。未幾。大方亦死。

冬十一月。蒙古呼必賚。以廉希憲。

字善甫。輝和爾人。博囉哈雅子。舊作布魯海牙。

今改爲京兆宣撫使。

希憲篤好經書。一日方讀孟子。聞召。因懷以進。呼必賚問其說。希憲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爲對。呼必賚善之。目爲廉孟子。又一日與諸貴臣校射。連發三中。眾驚服曰。眞文武材也。呼必賚自大理還。以京兆分地置宣撫司。命希憲爲使。京兆控制隴蜀。諸王貴藩分布左右。民雜戎羌。尤號難治。希憲講求民病。抑強扶弱。境內大安。蒙古張柔城亳州。

柔以連歲勤兵。兩淮艱于糧運。奏請據毫之利。蒙古主乃召柔。率山前八軍城而戍之。柔又以渦水北隘淺不可舟。軍旣病涉。曹濮魏博粟皆不至。又以百丈口在亳州南

是時武弛于外文恬于內

民怨于下所以于天怒者

多以威權張燈一事足以格天心

爲宋往來之道。俱築兩路。一自亳而汴。一自亳而南。置  
堡立柵密爲偵邏。由是糧無不達。

乙卯

三年春正月。迅雷罷元夕張燈。

起居郎牟子才

字存侯。并研人。

上疏言。元夜張燈侈靡。倡優下

賤。奇技獻笑。媠汙清禁。上累聖德。今震霆示威。願聖明  
覺悟。天意可回。帝納其言。

二月

治全子才等喪師罪。罷其祠祿。

蒙古侵漢。蜀荆淮帝深憂之。給事中王欽

字子文。金華人。言。國

家與蒙古本無深讐。而兵連禍結。皆原于入洛之師。輕  
而無謀。遂致隻輪不返。乞罷全子才。劉子澄祠祿。以爲  
喪師誤國之戒。從之。

蒙古呼必賚徵許衡。字平仲。河內人。徙河南。爲京兆提學。

衡幼有異質。稍長嗜學。如饑渴然遭世亂。且貧無書。嘗從日者家得書疏義。避難徂徠山。在泰安府東南。水經注。山多松柏。詩所謂松也。祖徠之。得王弼易略例。夜思晝誦。言動必揆諸義。旣而亂少定。往來河洛間。從姚樞得程朱氏書。益有得。尋居蘇門。與樞竇默。字子聲。初名傑。字漢卿。廣平肥鄉人。相講習。慨然以道自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亡于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是。時秦人新脫于兵。欲學無師。聞衡來。人人莫不喜幸。于是郡縣皆建學。民大化之。

三月雨土。

夏五月。四川地震。閩浙大水。